

放歌九月

桑洛

花开有花语,星座有星座的秘密,季节似乎也有季节自己的属性与语言。

九月,隆重的开学;九月,耗尽漫长的秋暑之气;九月,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九月,最美的是薄雾轻露的早晨,那清阶微凉的黄昏,那皓月长空的夜晚。

江南的九月,草木枯,叶未落。一切都还保持着夏季的郁葱。秋天的感觉似乎只是在早晚之间的那淡淡的凉意。日头如果上来,那还带着夏季的英姿。偶有飘零,那也只是枝头偶尔迷失的叶子。

九月,秋到江南草未凋。杨柳还依依,亚热带常绿的阔叶林蕨蕨。一切生机盎然,一片兴旺。但九月,就是立秋年华了。

夏日的阳光,慷慨地还在倾泻,肆无忌惮地打在大地上。万物还在逗留,光明烂漫,云和雨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忧伤。

于是等待一个良辰,一场突兀的清风,不知起兮何方,秋意就在一瞬的雨中,瞬间袭来。江南的秋老虎,在秋雨中是纸老虎。雨帘一来,织起迷茫的雾。秋意就在啁啾声中,无限蔓延。

寂寞的人就在一帘秋雨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用心锁清秋,在书香的世界里,躲过一世的喧嚣与繁华。

天凉好个秋!秋雨,清爽,秋水,干净,秋月,皎洁。

秋天说,你别动情,我很快就要离开。

短暂的相逢,更需要细致的眼神,更需要用心地珍惜。你需要在蛛丝蚁痕间,才能看到那星星点点的变化。夏日如抽丝般一点点过去,地球在自转又公转的同时,直射点悄悄地南移。树木的年轮,在一点点地画着圈子。那四周秋虫鸣叫的声音,你仔细听,某天,突然多了些不同的鸣奏。

秋天说,别想我,我离你很远。

季节总是匆匆然,众多的风景,落在忙碌之外。满目的车子,一幢幢的高楼,我们的手机和电脑,一点一点地挡住了我们拥抱自然的距离。我们的世界,很大又很小。我们在拓展着生活空间的同时,我们的生活空间一步一步地在缩小。我们也常叹息,在我们江南的很多时候,春天和秋天,这两个最美的季节,在现今的世界里,变得越来越短暂,越来越飘忽。因为,那份自然,那份纯天然,离我们越来越远。

有时,秋天,不在我们身边。它在远处。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我们必须到很远的郊外,很远的地方才能找到那节气变化的感觉。在已经失去自然的环境里,找到那所谓的自然。

在一个个的农庄里体验着所谓的农家菜;在一个个人造的景观里合影;在霓虹灯中,找不到晨钟暮鼓的自然与快乐。我们要去遥远的塞外,要背包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在天际的感觉中,才能感受到属于自己的秋天。

这个季节,也是在你身边的。你可以在果实累累中,在天空的宽广中,感觉到这秋日到来时的厚重。季节以一个无声的告白,在宣扬着它的到来。

这风,这雨,这晚间的月。你停歇下来,就可以感觉得到。秋天无处不在,与你双目对视。

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每年的秋天里,弥漫着桂花的相思,枫叶的热情,让很多的诗人举起时光的酒杯,吹奏一夜的笙箫,弹奏起一夜的古琴。落叶一层层垫高骚客们站在大地上的高度,仿佛我们又近了天空几分。

九月,秋高气爽,适合登高,适合放歌。不是在引吭高歌,而是,你安静下来的时候,感觉会听到克莱德曼的那首《秋日私语》。那潺潺流淌的溪流,从远古蜿蜒曲折而来。听到鸟声,听到虫叫,听到大自然的呼吸,感受到自己的心跳。你感觉那音键跳动的秋天的私语,你静下心来,闭上眼睛,那天空和你在说话,水流和你在说话,小鸟和你在说话,小树也和你在说话。

你听见那些来自生命力量的歌声,吸引你走在坚强的路上。一张梧桐宽大的叶子,飘飘扬扬地落在你眼前的地上,仿佛是秋天树上漏下来的一声轻轻问候!你把它拾起来,夹到书页上。看着远方的蓝天,满脸微笑,脚步轻快出发。

九月如此美好,你不是孤单的;九月如此美好,你行走在路上。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每一株草木都留给我安慰 (外三首)

吕煊

这里的每一滴露珠
我都能道出她们的敞亮和晶莹
在这里,我从一泡茶水里
喝出兰花的香味还有倒茶妹子的野趣之美
我熟悉这一方水土的成色,在西溪古镇
这里的草木是香甜的
饥饿的味蕾曾将这里的女子,塑造成腰姿纤细
农田上插秧机前,她们抛撒秧苗的弧线
比孤烟还圆,我曾陶醉
古典与流行的田野是如此的迷人
多年后我站在西北大漠的暮色里
起伏的红霞再次呈现故乡遥远的清凉
热爱是我对故乡最重的抒情
这里的每一株草木都留给我安慰
让我学会敬仰学会低头

叉开双脚

列车无休止地颤动
必须让支撑岁月的双脚叉开
才不至于在生活里真实地摔倒
生活,你一定要善待习惯叉开双脚的女人
她们叉开是为了更好地奔波
她们除了奔波就是奔波
皇城像珠穆朗玛峰一样坚挺的房价
让她们的脚越叉越开,高学历也是扯淡
她们也是尘世的蚂蚁,只是少了几条腿
这些在地铁里叉开双脚的女人
在安放理想时,淑女也都成了彪汉
她们都是有遥远故乡的外乡人
皇城的地铁一定会铭记,这些
为了站稳必须叉开双脚的女人
支撑她们的一定是对这个人间的热爱

贴沙河上的鸟

每天早上路过贴沙河
每天都能遇上守护在这里的一群鸟
晴天它们在河面上飞翔
下雨天它们就在河边的树上孤坐着
很像从水面冒出来的一个个拳头
庚子年的春天比较寒冷
厚厚的大雪覆盖了人们的眼睛
今天看到阳光
让我想起了上班路上的贴沙河
当然还有河面上的那一群鸟

玻璃房

天上的雨砸向我时
被一种玻璃隔离
我躺在玻璃房里
听到雨水里有汉字的叹息
没有停留
雨水就顺着玻璃的斜坡流走
我继续我的午休
我看得见雨水愤怒地变形
但我不用担心,雨水浸湿我的美梦
一直到落山的太阳出来
我也没有离开过玻璃的保护

静夜思斗蚊

卢俊英

夏天最讨厌之物,当属蚊子。魔鬼说:上帝,我可以投胎吗?上帝说:可以。魔鬼说:我不想再做魔鬼,我想像天使那样有一对翅膀,但是我仍然想吸血。于是,世上有了蚊子。

夜深人静,睡意来袭,朦胧中耳畔突然响起嗡嗡声。怎么办?不理吧,一直萦绕不去,颇为烦人;理一理吧,对着空气狂怼几招,除了挨了自己的几巴掌外,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善。翻个身安慰自己说:错觉错觉,睡吧睡吧。手臂上却清晰地传来一阵刺痛,告诉你这绝不是错觉。

要么在沉默中死亡,以舍身饲蚊,舍我其谁,为墓志铭;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起床,开灯,蒲扇灭蚊拍统统拿上,今天誓与蚊子不两立!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有段子说,蚊子就跟儿子似的,不打吧,它烦你,打了吧,它身上又是自己的血。

小时候可不用这么费劲,那时候有蚊帐。老式的雕花大床,顶上是高高的木架,三面有雕花围栏,帐幔低垂,浑然天成一个隐秘的空间。入夜,外婆让我上床躺好,她挥着大蒲扇在帐子里反复驱赶,然后把帐帘放下,塞入帘子底下压实。

漏网的蚊子经常有,但是不怕,还有后招,火烧。外婆家的蚊帐是手工织的苕麻帐,十分厚实,可不

像如今的尼龙蚊帐见不得火星。那时候虽然普及了电灯,但说不定一阵雷雨也就停电了,所以家常煤油灯仍备着。烧蚊子的火,便是古人爱惜飞蛾罩灯,的灯焰。飞蛾要怜惜,对付蚊子不必手软。

塞好帐子,点起油灯,开始瓮中捉鳖。一灯如豆,屏息微步,沿着帐幔缓缓地地上上下下一寸一寸照过去,果然发现有蚊子静静地落在帐子角落,见了灯光也不跑。略略倾斜灯焰,一声微弱的嗷,帐子纹丝未动,蚊子却不见了,空气中隐隐一缕蛋白质的焦糊味。风轻云淡,诛蚊于无形。我简直有点鄙视席梦思,挂不了帐子的床,配称为床么?

现代跟油灯可媲美的灭蚊神器大略只有电蚊拍了,最是那一声啪的脆响,快意恩仇。直到有一天,狗子照例在床脚陪睡,我忍不住出手电了一只蚊子,狗子落荒而逃,再不肯踏足房间。狗子是冬天养的,没见过过电蚊拍,暗夜中,犬头上方的炸响和闪光于它而言过于突然和恐怖了。可见电蚊拍的设计,并未十分完美。

陆游诗曰:泽国故多蚊,乘夜吁可怪,举扇不能却,燔艾取一块。小时候乘凉驱蚊,我们与陆先生不谋而合,也是烧艾草的。野生艾草比端午艾草叶子细小但香味一样,蓬蓬勃勃的,在路边、山脚随处可见,

顺手折回几把晾干,捆作手臂粗细的长条,点着闷烧,青烟袅袅香味浸衣,整个院子燃一束足矣,只是不宜室内使用。

饶是如此,夏天时,身上还是少不了一个个红疙瘩。外婆会用指尖蘸上唾沫给我抹抹,蛮受用的,心理疗伤大过身体理疗意义。小伙伴们则习惯给红疙瘩掐上十字形的指甲印,如果还不足以封印痒就继续掐,掐成一朵花形。外婆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给红疙瘩抹上清凉油或风油精,后来发现抹花露水更好,香香的,很符合少女心。

蚊子已经让人类烦恼且无奈了如此久。它在地球上存在了一亿多年,虽频频遭到人类打击却依然长盛不衰。哪怕伟大如毛主席,赶跑了蒋介石,打赢了美帝狼,却三番五次号召全民除四害,也没能最终消灭蚊子。

据说,英国伦敦的热带病研究中心最近培育出了一种不叮人的未来蚊子,这些未来蚊子与那些叮人蚊子杂交后,所有的蚊子将不再叮咬人。不知真假,但这真是一个无聊的好消息。

有高人说,当有蚊子趴在你身上的时候,让它咬,当它开始吸血,你憋一口气猛地全身用力加速血液循环,呛死它!我说我有一招更简单,起来写篇小文,骂死它。